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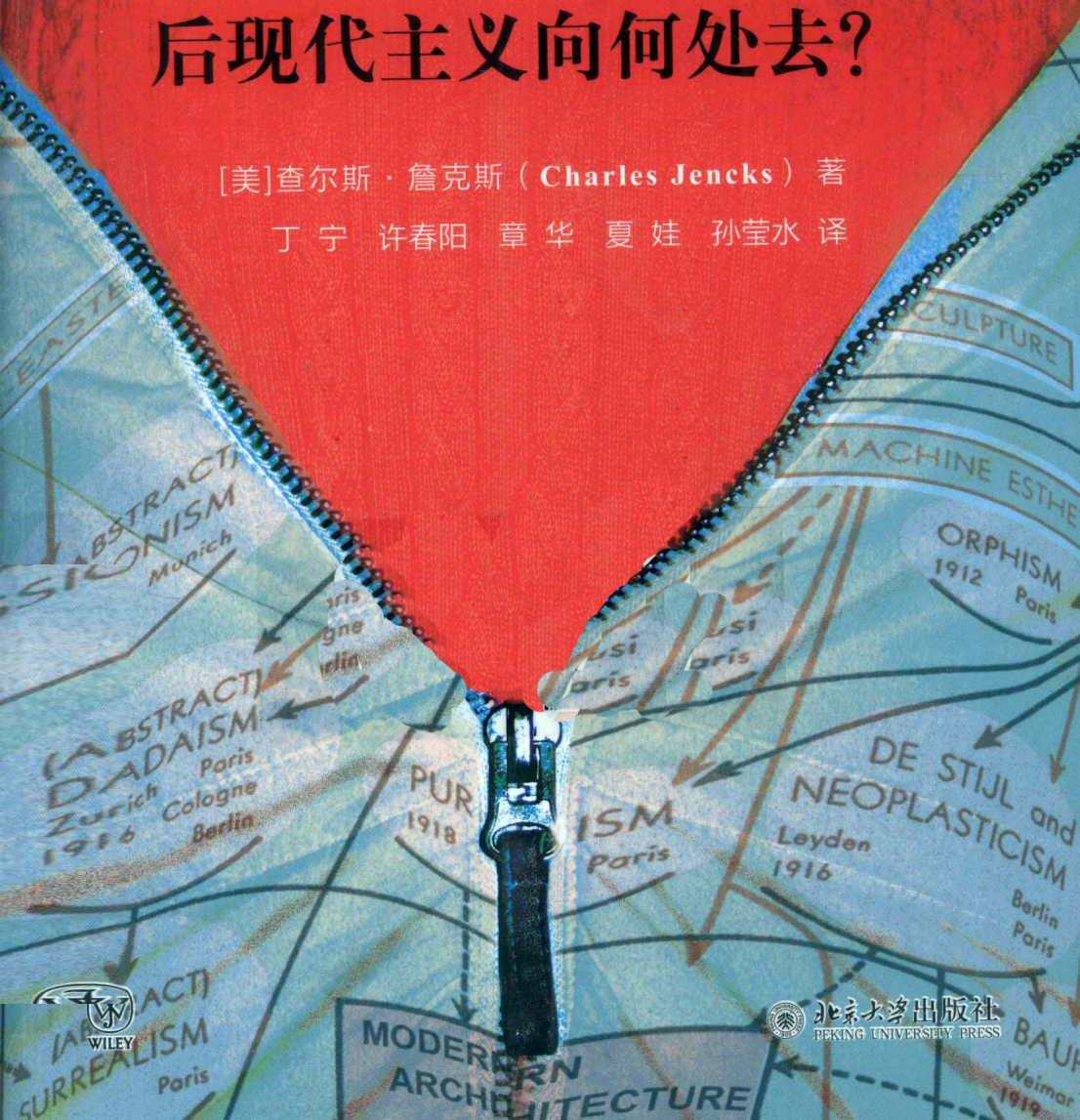
培文书系·文化艺术译丛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

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

[美]查尔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著

丁宁 许春阳 章华 夏娃 孙莹水 译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 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8 - 532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美)詹克斯著;丁宁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培文书系·文化艺术译丛)

ISBN 978 - 7 - 301 - 17850 - 8

I. ①现… II. ①詹… ②丁… III. ①后现代主义 - 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161号

Charles Jencks

Critical Modernism: where is post-modernism going?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书 名: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

著作责任者:[美]查尔斯·詹克斯 著 丁宁 许春阳 章华 夏娃 孙莹水 译

责任编辑:黄敏劼

封面设计:查尔斯·詹克斯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17850 - 8/G · 296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11.375印张 300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中文版前言：什么是批判的现代主义？	1
愤怒化为幽默	1
两大灾难驱动批判的脾性	4
混杂的力量	9
全书概要	11
致谢	15
第一章 源起与论战	19
后现代主义（PM）即批判的现代主义	19
多次死亡的现代主义	24
后现代主义的两种观点	29
后现代选择我们	32
大教堂里的尖叫	40
作为新教徒改革运动的现代主义	46
被成功所驯化的前卫艺术	63
第二章 混杂的文化	71
双重编码和反讽	71
甚至不算拼凑之作	86

2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

复杂性和谜一样的能指	89
后现代艺术——与内容交叉编码	102
近乎玩世不恭的反讽	117

第三章 模糊不清的社会

135

知识阶层的兴起	135
混乱阶层的胜利	143
社会资本主义的兴起	148
循环时间、线性时间和晶体状时间	155
从少数风格到众多体裁	165
从纯粹论主义者到万花筒式的感受力	167
从排斥到包容	169

第四章 国家的衰弱，复合结构的兴盛

173

毁灭性的现代性	173
跨国界的复合结构	176
作为复合结构的新世界秩序	181
事前诸葛亮	184
后现代国家	189
为欧盟喝一声彩	195
寻找有效的复合结构	205

第五章 宇宙起源论与宇宙企划

207

信奉一个 137 亿年大的宇宙	207
复杂性作为质的量度	214
两种进化	228

文化的驱动力?	237
宇宙的企划	244
跃迁性宇宙	248
第六章 批判的现代主义	259
批判性的创造力	259
批判性的图像志	261
批判性的编码	267
批判的精神性?	276
批判理论分析世界末日疲劳症	283
批判的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不间断的辩证法	292
现代主义的大白象理论	300
十年规则和持续不断的革命性变革	307
隐藏的传统还是过程?	310
批判的现代主义——一场自觉的运动?	316
索 引	334
译者后记	356

中文版前言：什么是批判的现代主义？

愤怒化为幽默

多次东方之行后，我开始尊重一种特别的中国式幽默感。它常常存在于一幅冷淡的外表之下，它是包藏着欢乐的沉着面具，是等待着爆炸出来的欢笑。英国人在公众场合喜欢掩饰自己的感受，更多的人喜欢享受字面下涌动的多义性。中国人也是这样，甚至会在暗示性的意义和遮遮掩掩的隐喻当中享受到更多乐趣。正如我所发现的，内嵌于语言的俏皮话成为了惯例，其在建筑和各门类艺术中的对等物是视觉双关手法。在协助妻子撰写一本有关中国园林的书时，我开始对谜一样的门的形状产生了兴趣，它们似乎具有过剩的意义。不但有传统的“月亮门”，而且还有更加引人注目的形状，例如一朵花、一片树叶，抑或一个瓶子的轮廓线，瓶子的形状正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双关，这个字的读音与“和平”的“平”相同。（图1）由于这种对多重意义和反讽的古老趣味，中国人大概算是最早的后现代者。但这会令外国人感到难以理解。当西方人尝试学习中国文字和语调的时候，他们经常被所见所闻中的微妙变化弄得一头雾水。计算机也被搞懵了。一则英文笑话表明了这个事实，内容差不多如下文。

你怎么证明计算机不能思考呢？方法就是让一台机器将著名的英

文短语——“Out of sight, out of mind”——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翻译回英文。它的意思差不多是“一个人不会去考虑他看不见的东西”。计算机把这句简单的套话处理完毕后，这句话成了这样一句英文：“The blind are insane”（盲人是愚蠢的）。这件荒唐事的幽默不单源于其残酷性，还源于它很好地阐明了什么是一台计算机做不出来的。计算机不是在真实世界成长起来的，它也就不能理解如何依据上下文来区别错误的意思和正确的意思。计算机能够思考，但思考的方式不正确。这个笑话显得有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意识到自己也常犯下这种机械的错误。这也是一个针对我们自己的笑话。

今天，随着全球变暖和全球信贷紧缩，我们身上至少有两个不好玩的笑话，它们即便不会让人狂怒暴躁，也会令人悲观沮丧。全世界的情绪正在转向愤怒，而这本书的一个方面就探讨了我们可以怎样将这种心情转向批判的方向，并利用这种狂怒。慢性问题引起的愤怒是难以在创造性的方向上加以疏通的，因为它每每从无数条渠道溢出控制之外，正如失控的狂怒一般。有那么一些传统，包括中国的传统，能将这种力量导向积极的轨道。例如，在1960年代初，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那时美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一番看法，他的这番话常常被人们重复。他说：“中国人用毛笔写下两个字就能写出‘危机’这个词，一个表示危险，另一个表示机会。在一场危机中，我们要意识到危险——但也要认识到机会。”我并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把相对立的意思结合成第三个意思的两个字，但是我们西方人认为有。

类似的对立也是正在成长的“批判的现代主义”传统的基础。正如我在这本书的结论中所解释的，以及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封底上所写的，“批判的现代主义”既是一种逆喻——一种即刻的对立——亦是浓烈的鸡尾酒。它把批判的脾性（分析与愤

怒)与创造性精神(现代的东西和先验的东西)混合了起来。这两股不同的力量存在于大脑的两个半球当中。它们还与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模式相联系,即沉思的模式和积极的模式。如果以错误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们就会制造挫折,也就是障碍。但是,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混合起来,它们就能造就与前两者成一定角度的第三股力量,这是一种极为积极的协同作用。

这就是“批判的现代主义”的抽象品质,那么,下面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正如我在这里和最后一章所主张的,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以具有混杂性的大型文化运动为主导的:现代主义运动、反动的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二合一的名称(在英语中)经常带着一个连字符,它们描述的这些小波浪处于一个极大的浪头当中:这就是现代时期这个浪头。现在,现代主义已经是全球性的了,它不太可能离我们而去,也已成为了整个世界内在的意识形态。我的主张是,它需要一个前缀,例如“批判的”,来避免成为它的竞争者,即“愤世嫉俗的东西”。在后缀上(即“现代主义”),我们别无选择,因为现代经济和技术现在已经锁定在了全球系统当中。然而,前缀的选择有好几个,正像有好几种资本主义可供选择一样。我在后文(第152—154页)中提出的主张是,西方80年来追随了一种混杂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无论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想要在多大的程度上否定社会的部分。

另一个一直隐藏着的现实是,文化现代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批判性的,而且,的确是批判自身。我在多个图表里,例如第299页的进化树中,都试图阐明这一地下的传统,这种冒泡并沸腾着的怀疑主义。诸种现代主义(我们必须使用复数)的故事就是一个现代主义运动怎样去批判另外一个,特别是在它之前紧挨着的那一个。批判意味着反思过去,从而向前走,而这正是前赴后继的各个现代主义运动对彼此

所做的事情。

采用“批判的”这个前缀还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原因，这就是近来科学中“临界点”^①的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自组织的系统被推向远离平衡的状态，然后跃迁到另一个秩序的层次时所到达的这个转折点。尽管“临界点”是一个新词，自组织的体验是早已为人所知的。例如，温度上升时，冰的分子突然转化成水，随着温度继续上升，水突然转化成蒸汽；它跃迁到了一种新的分子秩序上。地球作为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即盖亚（Gaia），现在被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增加推向了远离平衡状态的状态，它已经表现出了危险的临界点的样貌。在有关复杂性理论和艺术的章节里，我主张，这些观念（以及全球变暖的现实）现在正在把我们推向一种新的图像志，这是一种不同的象征与艺术。

两大灾难驱动批判的脾性

当格陵兰冰盖融化，冰川滑入北极圈的海水中，海平面上升，佛罗里达和上海就受到了威胁，新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我们似乎正好就处在第二个转折点上。在2009年3月我写下这一部分的时候，哥本哈根会议的科学家们带来了这个坏消息。这也是在后文第289页有关转折点的图中我预测到的一些东西，而且我用格陵兰^②变成黑色土地的照片把它展现了出来。然而，如果说我们被这种严酷的现实推向了一种批判的脾性，那么也就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反作用力。新的理论和文

^① 英语中“批判的”（critical）一词具有“临界的”和“批判的”这两重含义。作者在书中多次使用了这个词的这两个意思。由此，作者所说的“批判的现代主义”同时也具有另一个意思，即“临界点上的现代主义”。——译者注

^② 格陵兰（Greenland），英文中字面意思为绿色的土地。——译者注

化运动、新的复杂性科学，可以拉上我们一把。简言之，乐观的消息包括宇宙作为一个能动的实体这一新的看法，它允诺我们将会理解宇宙如何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囊括以我们为代表的各种自组织系统。我们被全球性的灾难推向了批判的现代主义，又为一个文化新纪元而兴奋。

或许，中国人在陈说这种混杂的现实时，还能多写上两个字？我们把两股驱动力量称作“胡萝卜加大棒”，但是，显然，对于来自痛苦的允诺来说，存在着一个更好的隐喻。在第五章里，我探讨了这样一种允诺，这就是新出现的“宇宙起源论”的看法。这种宇宙与创世纪神话或基因的混杂物，指的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创造性的、不断展开的事件的宇宙，以及我们也参与了它的密谋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开始理解宇宙从 137 亿年以前起源以来的事情，并了解了为什么我们与宇宙的精华成分，即自组织的物质，是相像的。或许，这个隐喻将成为全球文化的一个先导隐喻。正如我在文中阐明的，有许多艺术家、建筑师、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些观念，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欣赏这些新的艺术。本书的焦点也同样放在了这种艺术，以及驱动了这种艺术的批判性现实上。

反讽对今天来讲很重要。然而，全球融化的双重危机如何成为一个勉强的笑话？为什么要对这种灾难事件采取一种幽默的态度？这样做，有着很好的心理原因。现在预计，失控的全球变暖在 30 年内就会发生。我们一直以来持续听到关于世界末日的消息。一个人是无法如此长久地收听这样的预言却不对此感到厌倦的。作为一名 1960 年代的建筑学生，像其他人一样，我曾十分关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和污染，而且我们设计了许多绿色方案。然而，社会对这些预测没有给予多少关注，整整一代的生态建筑师都消失了。今天，随着海平面上升和沙漠增加、飓风摧毁新奥尔良，以及饥饿威胁 10 亿人口，我

们可以看到，厄运正在快速降临。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从经验中知道了另外一个真理。无论我们如何（就像中国人说的那样，千方百计地）与全球变暖作斗争，全球变暖都将会持续好几代人的时间。这里暗含的意义是明显的。如果没有很强的幽默感，那些与各种大灾难作斗争的人们，也就是我们的子孙，就将遭受精神耗竭。他们将变得愤世嫉俗和绝望。我们知道，在战时，戏剧和笑话都是必需品，而不是可以取舍的选择。在西方，我们说，笑是为了不哭，笑声赋予我们的是批判脾性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视角。

两个大灾难也有其荒谬可笑的方面，而造成它们的原因是人类的同一个缺点：贪婪和愚蠢的混合体。尽管有许多关于不良后果的警告，美国的消费和债务已经增长了 30 年了。金融灾难的直接原因，正如人人都知道的，是美国的房贷泡沫。这些次级抵押信贷是克林顿总统在 1990 年代鼓励发展的。我们本应该被他所支持的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公司——那荒唐的声音所警醒。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他们鼓励穷人采取超出其所能的生活方式，购买永远支付不起的房屋，写下永远还不完的抵押单据。为了提供这些贷款，银行家和其他金融家发明了一揽子的信用计划，个个都有怪异的名称。

听听这几个缩写词。有 1990 年代曾创造的“债务抵押债券”（CDO）和“抵押担保债券”（CMO），而且即便在那个时候，它们也被说成是“毒药”。这其中最毒的是“信用违约互换”（CDS），制造它的原因是它的名字听起来更加客观，而且还能对债务进行组织，从而让计算机能够模拟在这些计划当中应该有什么。随着它们被一个投机者劝卖给下一个，信用泡沫也就成千倍地变大。很快，金融家们就在利用复杂的衍生产品互相传递债务，以至于从总体来看，没人能理解究竟正发生着什么。这种债务的传播被称为“证券化”，因为人们

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参与的话，风险就能降低。然而，由于这种做法实际上加剧了风险——这也就是 1930 年代大萧条的成因——它应该被称为“无保障化”^①。世界上最大的股票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他们一度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对这个总主题理解甚透。2003 年，后者把衍生产品称为 WMD，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局对这些警告几乎没怎么注意，美国和英国政府继续和着他们的 CDS 和 CDO 舞蹈着，并且在跳华尔兹的同时，他们炮制了“无为的管制”这样的政策，也就是没有管制。2008 年夏天，音乐开始变成急促的渐强音，随后开始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银行一个接着一个地退出舞蹈，并不得被国有化。然后，在 9 月 15 日，大事发生了，也就是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信贷紧缩，那个时候，太多的信用违约互换没法再被交换，并在每个人的手中爆炸了。2008 年 9 月 15 日，大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大得没法破产”——被允许破产。9 月 15 日，仿佛“9·11 事件”的回音一般，巴菲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停止了音乐声。政府政策中的这项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是，在英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给私营银行注资的举措下，接下来的一些陷入麻烦的巨头被解救了。这实际上就是公众的政府解救了私人的贪欲，贫穷的纳税人给富有的股东提供了支持。有一个美国笑话总结了 this 颠倒的局面：“大得没法破产”已经变成了“富人的社会主义和穷人的资本主义”。

由于首先得把全球经济扶持起来，然后我们才能充分探讨道德问题，那么，我们暂时没有太多的令人满意的事情可做。然而，我们可以随意地发笑。

^① “无保障化”（insecuritis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和证券化（securitisation）正好可以看成一对反义词。——译者注

不过，让我们依照复杂性科学来批判地考虑一下信贷紧缩吧。全球经济，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被太多便利的信贷推到了远离平衡的状况，随后——向下地——跃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临界点”已经到达，转折点已然经过。本书的基调，复杂性理论，存在于长期以来预测这场舞蹈的终结的索罗斯、巴菲特和中国的评论家们的经济观念之中。亚洲的资本家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型持批评态度，也曾说过将会发生什么。以下是写作这一部分时从伦敦《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中摘引的：

的确，中国领导人可能比绝大多数人更早地认识到，美国正在通过不计后果地制造衍生产品，来搭建这座纸牌房子。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顾问高西庆 2000 年曾说：“如果你着眼于单个（衍生）产品，它们是说得通的。但是总和起来的话，它们就是狗屎。它们是废物，是用来骗人的。”高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正在为衍生产品的经济价值大唱赞歌。（基肖尔·马赫布巴尼 [Kishore Mahbubani]，《亚洲资本主义教给西方的东西》[*Lessons for the West from Asian Capitalism*]，《金融时报》，2009 年 3 月，第 13 版。）

对于金融灾难，一个人可以采取许多种态度——愤怒、同情、报复、理解、幽默——还有实干，也就是尝试修复这个系统。每一种态度都有其道理，而要去假定只有一个单一的方向能够稳定一个复杂的系统，是愚笨的。然而，我们可以归纳出与本书相关的一些总体性论点，它们与作为全球整体的资本主义系统相联系，包括其互联性和自主性。

混杂的力量

首先，正如1987年短暂的世界大崩盘（参见第156页）让我们看到的，由于电子化的贸易和连通性，5万亿美元可以在几天内消失得无影无踪。20年以后的今天，经济系统比以前规模更大了，两巨头，美国和中国，由于贸易、信贷以及双方对于相连锁的现实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被拴在了一起。这引向了与我的主张相关的第二个要点，也就是进化中杂交和协同的角色，包括在经济上的进化和生物上的进化。自从克林顿总统的时代以来，美国一直消费着廉价的中国产品，中国则购买达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对双方来说，相互的好处都是明显的；前者得到的好处是低通胀，后者得到的好处是强健、连续的增长。15年的协同繁荣让双方都感到满意，而现在，双方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代价。无论代价是什么，世界的两个主导经济体都交织在了一起。这一联合体被称为“中美利坚”（Chimerica，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这样称呼它），而且即便这个词流行不起来，很显然的是，互惠的纽带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混杂体是本书的一个基调的话，那么第三个要点就是，混杂体如何映照出创造性，以及将不同的系统相结合得来的许多优势。或许，从我2006年撰写《现代主义的临界点》以来，最大的转变发生在美国政界，也就是后布什时代如何展现了一系列可能的协同效应。正如读者将会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我对过去的美国外交政策、单边主义及例外论哲学持批评态度。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一个超级大国的主导，而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结构”，即多个强大中心的复杂相互作用，这些中心没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力。乔治·布什最后4年的统治已经承认了这一事实，多边主义已被奥巴马总统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或许，政策上一个相当的变动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承认了在共同解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时可能的协同作用。现在，对两个国家来说，宣称将经济绿色化可以创造很多就业岗位，宣称大型能源项目可以帮助就业并降低污染，宣称未来的钱可以通过在可替代能源方面领导世界来挣得，这些都成了标准的政策。“中美利坚”或许会以这种协同方式引领世界，或者至少为实现这种方式而竞争，而在这个意义上，双方都很清楚我一开始提到的隐喻：危险和机会都从危机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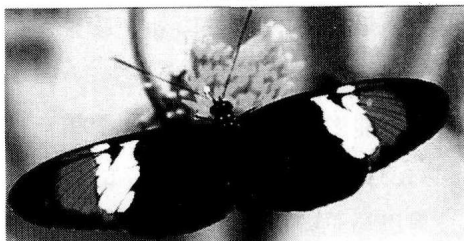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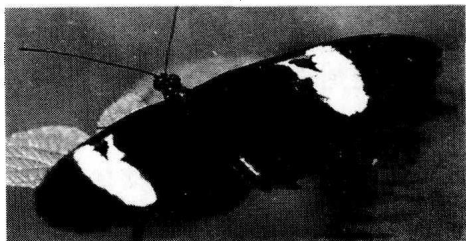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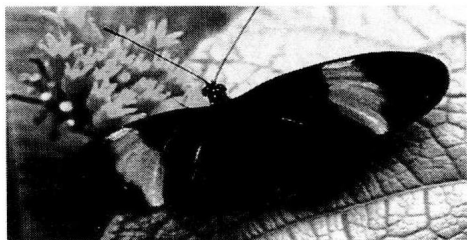


图2 自然进化对混杂体的偏爱。一种杂种蝴蝶，称为 *Heliconius Heurippa*，在实验室里被再创造出来。这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即物种形成可以通过两个分支的融合而实现，而不是以通常的方式，也就是从一个源头开始分支。在这里，一个带有白色图案翅膀的物种和一个带有红色图案翅膀的物种杂交产生了红白两色图案的混血物种。这一混血物种更愿意相互交配，而不是与其亲本的后代交配。创造就是混杂化，后现代主义者也展现了自然进化所示的对混杂的同样偏爱。（Juan Guillermo Montanés, Mauricio Linares）

我本该出于其他原因而强调混杂作为未来之路的本质。后现代文化，即本书的主题，基于许多对立物的联合。这种不同的符码的创造性接合在这里被称为“双重编码”，它类似于作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名为《创造行为》（*The Act of Creation*）的书中所说的创造行为。他把基本动作命名为“双联合”（bisociation），指的是把两个过去互相独立的基体、组织或系统集成起来，使它们隐藏的共性被揭露出来。许多领域都在其名称中保留了对这种双联合的记忆，例如生物—化学和天体—物理学（我保留“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中间这个连字符，来表明这种创造性的混杂）。自然和进化中也常常见到不同基因类似双联合（图2）。

最近20年最大的转变之一发生在进化理论，也就是所谓同源盒（Hox）基因的发现。我在第219—220页讨论了这些问题。这些调节性超级基因能开启发育中的生物体的整个子部分，从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一个像眼睛、腿或者翅膀这样已有的系统。它还能够将先前已有的子部件连接起来。借助水平基因转移，进化甚至还能制造出混杂的物种。尽管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和果蝇的眼睛一点也不像，但二者的确具有相同的Hox基因。在这种例子当中，自然，就像文化一样，展现了对混杂体及其协同作用的偏好。在后现代文化中，随着过去的和当前的符码被合并，随着高雅艺术和低俗趣味形成对照，随着反讽成为了反复出现的风格，这些混合物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策略。

全书概要

本书探讨了全球文化中正在大张旗鼓地发展的五个基本转变，这些有趣的混杂体正在朝着一种批判的现代主义前行。基本的变化就是现代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与之伴随的现代主义——一种经